

●汪维

# 小镇的黄梅戏

已有多年来未看过乡间原汁原味的黄梅戏了。高兴的是，近来，在家乡小镇文化站前的小广场，我竟又领略到了那飘着泥土香味的黄梅戏本色出演。

小镇近几年发展很快，整洁的道路，新建的小区，林立的店铺……毗邻政府大楼的是农民工创业园。去年，与镇政府一路之隔，建起一座崭新的三层小楼，那便是镇文化站了。站内有图书室、乒乓球室等等。楼前还有个小广场，各种体育健身设施齐全。闲暇时间，这里便是孩子们的乐园。不久前，小儿子还在图书室借了一本漫画版的《西游记》呢，看得他是不亦乐乎。

闲话少叙。这黄梅戏一般在晚上演出，庄稼人白天农活多，春天到了，育秧啦，采茶啦，种菜啦……晚上，他们却有了大把大把的空闲。唱戏是庄稼人自己的娱乐，剧团团长是乡民，演员是乡民，乐师、化妆师也是乡民。别看平时庄稼人一身土气，可一上台唱起戏来，那可是有板有眼，颇具大家风范。

吃完晚饭，待我匆匆赶去时，戏已开场。远远便看见台上灯火朦胧，宛如人间仙境，台下人潮暗涌，好不热闹！渐近时，便看见台上人物，红红绿绿地动，让人惊讶的是，舞台两边竟然竖着两块液晶显示屏，自上而下显示着唱词。在这之前，我所看到的乡戏全然没有如此先进的设备，只听得剧中人物咿呀唱了半天，却一句听不懂，时间久了不免索味。可现在，一边聆听着婉转的唱腔，一边观看着清晰的唱词，欣赏着台上人物美丽的扮相，既好听，又好懂。

听旁边热心的大婶介绍，今晚这出戏叫《养麦记》：王家二老老泰山六十大寿，三位女儿分别回娘家给二老拜寿。大女儿和二女儿运气好，均嫁入豪门，衣锦还乡；而小女儿命运不济，嫁给一穷书生，寒酸归省。大女儿送给母亲一件貂皮丝绒袄，二女儿送给母亲绸缎百褶裙，唯有三女儿，家中既无貂皮，也无绫罗，只有一点亲手栽种的养麦磨成了粉，她想来想去，只好用这养麦粉做成养麦粩粩带回家去孝敬二老。谁知，回家后，势利的父母对大女儿、二女儿笑脸相迎，酒肉款待，却对三女儿恶语相加，口口声声“穷鬼”，让她烧火做饭，连吃饭时都不让入座。所谓花无百日红。也许是老天给这狠心的父母惩罚，王家竟起了一场大火，把个百万家产烧个精光，王家二老只得困苦度日。再说这“穷鬼”三女儿，上天垂怜，女婿考中了功名，从此咸鱼翻身，穷鬼成了富翁。可敬的是，三女儿不计前嫌，收留了父母。剧情大抵如此，鞭答嫌贫爱富，歌颂人间真情。

剧中的大女儿穿绿丝裙，二女儿着红绸袄，二位老泰山也是富贵袍，可怜的三女儿套一件灰不溜秋的粗布衫。演员们虽没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，却把剧中人物演得惟妙惟肖。尤其是老母亲，刻薄势利，尤为逼真，让人恨不能上台去骂她几句才解气。戏文虽是古老的戏文，却也照亮了当下的现实，让人思索回味。

站了一会儿，我觉得有些乏了，于是好奇地童心大发，想去后台看看个究竟。后台空间不大，但可以看到乐师和音响师。只见帷幕左侧是一个简单的三人乐队，一人司鼓，一人操琴，一人拉弦，虽只三人，但足以给戏配乐了，而且和演员的唱词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右侧是一架专业的音响设备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担任音响师，只见他专注地端坐在音响前，纤长的手指按按这个键，推推那个键，帅气的发型随着音乐和动作微微颤动。我笑着说了句：音响师好！他微微侧过身子，友好地冲我笑笑。我知道，这唱腔经过他的加工，才更加圆润动听。

不觉又来到化妆间，这是文化站一楼的一间大办公室，临时改作化妆间了。大大小小几个木箱，木箱是打开的，里面装着花花绿绿的戏服和头饰。一张宽大的办公桌，就是演员们的梳妆台了。几个演员正在上妆，粉白的脸庞，红红的嘴唇，流动的眼眸，漂亮的戏服，别致的绣鞋……刹那间，只觉得他们和我们恍若隔世一般，似乎穿越了历史的烟尘，来到我们身边。是啊，灯光一亮，照亮他们闪耀的衣襟，点亮他们俊美的扮相，亮出他们婉转的唱腔，秀出他们婀娜的身段！你能想象得出，褪下铅华，他们是围着灶台的农村妇女，手拿锄头的庄稼汉子吗？他们简直有一种魔力，把美好带给了乡亲们，古老而优美的黄梅戏是他们在传承！

夜已深，戏也该散场。我不禁频频回头，舞台似乎被一片灿烂的红霞罩住了，再抬头看看窗外，已是月上中天，莹莹如玉。

愿这植根于泥土的黄梅戏永远飘香！



黄梅雨丝

●刘昌宇

# 用“中国温情”诠释人类美好命运

——观影片《共同命运》

纪录片《共同命运》，以全球化视野，聚焦“一带一路”沿岸国家普通百姓工作、学习和生活场景，以小中见大的喻意，生动展现了世界各地普通人遵从内心、追逐梦想、勇于挑战、实现自我的人生追求。鲜明地展示了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给世界所带来的变化，表达了人类的命运从未像今天一样紧密相连，也唯有携手合作才能走向美好明天的主题。

《共同命运》以平实的镜头，真实记录了一众小人物拼搏奋斗的生活轨迹。这些人物，涵盖亚洲、非洲、欧洲、南美洲、大洋洲，涉及中国、西班牙、智利、约旦、哈萨克斯坦、肯尼亚等不同国家。有渴望学画的肯尼亚12岁乡村少女格瑞丝；探寻造纸之源的西班牙68岁手工造纸传承人桑托斯；重拾自我价值的约旦23岁女大学生哈依达；坚持篮球梦的中国新疆13岁维吾尔族学生玉素普江；万里丝路送树苗的中国51岁货车司机吴英华……

这些动人的真实故事，每一桩每一件都极具启发意义。约旦女大学生哈依达

不惧职场歧视，最终求职成功的一幕，从一个侧面，昭示了坚持是通往成功的不二法门。西班牙匠人桑托斯坚守初心，坚定手工造纸信心之举，则启示着我们：伟大的匠心，就来自于对平凡物事不懈的追求中。肯尼亚学生格瑞丝千里学画的桥段，诠释了梦想、勇气之于人生成长的关系，执著的背后，是对坎坷命运的勇敢挑战……这些普通人身上所迸发出的坚韧力量，通过影片深情的叙述，纤毫毕露地展现开来，展现着人性的光辉，书写着人心的温暖，也以温润的情怀，将世界联为一体，共同谱写美好灿烂的人类命运。

为增强影片的现实感染力，片中还记录了以姚明、马云为代表的“中国面孔”与非洲青年、篮球少年等平凡人物的真实互动；展现了肯尼亚蒙内铁路、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、哈萨克斯坦中哈合作植物园、亚欧大陆桥、中国广州港、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以及数字丝绸之路等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成果，以全球化的视野，小人物大梦想的方式，纪实电影的手法生动解读了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重大倡议。

(外一篇) ●潜阳子

# 诗人谭随与安庆

安庆白启宸先生编著《安徽名胜楹联辑注大全》收有潜山樵水镇父子岭源亭和大吴亭的两幅对联。分别是：“无壁无门，常会风云万里；不关不锁，居然天地一家。”“云过则日明，雨过则花明，香烟过则一灯独明，人非经过去之余都成梦梦；山空飞鸟乐，水空过鱼乐，天地空放万物皆乐，佛乃出青空而外更觉超超”。据传，这两幅对联都是晚清流浪诗人谭随撰撰。

在谭随当年流浪或活动的潜山市樵水、黄柏等地，民间至今还保留了他的诗集《谭随诗稿》手抄本。手抄本收录诗歌160首左右。写潜山及安庆山水的诗就有《登迎江寺振风塔》《重到寒山寺》《重到潜山县城》等，约十九首。据传，安庆、潜山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诗痕。这里选录五首，以飨读者。

其一、《登迎江寺振风塔》：“出城望孤塔，塔耸大江边。登塔望江水，万顷播城烟。帆飞鸟张翼，路绕弓弛弦。下视百万人，丝丝蚁盘旋。高屋皆如斗，远山只若拳。清风吹两袖，意气感飘然。更拟凌空去，同游海外天。”

其二、《登舒台吊王荆公(二首)》：“舒台月色古今同，想煞当年白眼公。曾把方言陈魏阙，一生经济一篇中。”“富国强兵岂易得，宋家辜负此奇才。使他善用青苗法，那有金人匹马来。”

其三、《游胭脂井》：“伯业销沉莽白沙，一亭井上忆吴家。铜龙并峙空名雀，刺凤双飞岂逐鸦？胭脂当年余旧水，容颜绝代想朝霞。笑他士女多情辈，学插栏杆姊妹花。”

其四、《游天柱山》：“辞别粉榆路千回，振衣来蹑皖山巅。临风寺访黄山谷，擎日诗携白乐天。放眼一江横似练，回关诸壑小如拳。此行更觉中原胜，收入谭生杖履前。”

其五、《余忠宣公墓》：“一死无元朝，孤坟自千古。明月与清风，夜夜吊江浒。”

这几首诗或抒发登振风塔、天柱山之有感，或状写安庆潜山之名胜……自出机杼，浑然天成，独成一体。尤其是《舒台吊王荆公》这两首诗，对在舒州当过通判、后来变法失败的一代宋相王安石，有着自己独特的诗理解，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家国情怀。殊为难得。只是这样一位诗人，身世却几近成谜。民国《潜山县志》记载他时，也只是说：“自述为粤西人，姓谭，名随，字方亭……客潜二三年，逐处留题。时来而去，后遂不知所之”。但县志称“其诗文颇有奇气”。有此聊聊百字，谭随也足可留世。

## 徐积与潜山诗

皖西南徐氏祠堂有一幅楹联：“在夏不王，在周不霸，由来义守纯臣，竹帛永垂青白史；见石而回，足梗而却，只为家传孝子，牡丹怕放紫红花”。楹联看似平常，却巧妙地隐含着徐氏家族忠孝典故。因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字之美，这副对联被徐氏族人当为联语佳构，代代传颂。

此联上联说徐氏始祖若木，夏时受封于徐，建立徐国，势力雄厚却不称王；周穆王时，徐氏三十二代孙偃王，国力强大，深得民心，三十六国诸侯从之，偃王却弃国出走，又不称霸。下联说出了徐氏子孙三个节孝故事：一是说宋时三岁父歿的徐积，以父为石，终身不用石器，遇石而避；二是说隋代汲郡人徐孝肃，早孤不识父，事母至孝，庐墓四十年，见梗而回，足不出户。三是说宋代的丰城人徐定，父歿亲丧，庐墓三年。孝感天神，使家里红紫牡丹都变成白色。

楹联作者是上世纪早期潜山宏儒徐用冈，自号了石山人。他饱读五经四书，尤其擅写对联，长联更甚。对联格律讲究，立意新颖。曾在家乡开设过经

令人自豪的是，这五个温情的故事，都与中国有关，充分显示出我们这个大国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的责任与担当。录取哈依达的，是中国一家海外公司；坚定桑托斯手工造纸信心的，则是源于他到中国参观了古老的造纸技艺；而格瑞丝千里学画，所乘坐的高铁，也都是源自“中国制造”。这么多的中国元素，将中国与世界联为一体，也将人类朴素的生活情感，平凡的人生追求，热切的价值理念，通过“一带一路”的牵引，交融相会于一心，给人以强大的精神昭示和引领。

世界是一个同心圆，《共同命运》以点面结合的视角，展示了一个五彩斑斓的多样世界。用鲜活的事例启迪着我们，面对这个纷繁的世界，必须以更加开放的态度，更为广阔的视野，更具前瞻性的思维去放眼未来，如此，一个和谐、美满的人类命运社会才会早日到来……



●李广荣

# 千古扇子

扇子，是咱们中国土生土长的物件，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极高的艺术价值。扇子不论长相如何，本职工作就是祛暑降温、扇风纳凉——手一摇，小风立到庭。所以，古人又把扇子叫做“摇风”和“凉友”。

据晋人崔豹《古今注》里记载，扇子在我国源远流长，舜帝时代就发明了。最初用羽毛编制，叫五明扇。不为扇风，只是装饰。直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，才延伸出团扇、羽扇等等，用来作为纳凉工具。

汉魏时期，竹扇和羽扇已十分流行。开始使用轻巧简便的是竹扇。竹扇主要原料是竹。削竹如缕，编织而成；或劈竹为片，展平以成。竹子扇骨通常经过选料、断料、劈料、拿火等40多道工序。然后再进行雕刻。一把好的竹制扇骨要比乌木的螺钿工艺还要名贵。

以禽羽制成，亦称“羽扇”。羽扇，种类繁多，如雉尾、凤羽、鹤翅、翎扇、鹅毛、雕翎、孔雀尾、鹰羽等羽扇。汉魏以来的辞赋中，多提及扇。曹植《扇赋》序，道及曹操得皇帝赏赐的上方竹扇。晋代陆机《羽扇赋》，专门颂咏羽扇。

扇柄多用竹、木，有的则用兽骨角、玉石、象牙。柄尾或穿丝缕，或坠流苏。类似竹扇而使用原料不同的，尚有棕扇、葵扇、蒲扇、蕉扇、麦扇、檳榔扇等。鹅毛扇和雕翎扇较为常见，雕翎扇档次较高。羽扇轻柔风柔，历史悠久。苏东坡用“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”，描写周瑜的风度。

汉代以后，丝织业开始发展，出现了“纨扇”，因用洁白细绢制成，又称“纨扇”。面料除了用绢外，也可用罗、纱等丝织品，因其“团团如明月”，也称“团扇”。也有腰形、椭圆形、鸡心形、宫灯形、六角形、扁圆形，统称“团扇”。原是贵族妇女的赏玩之物，宫中多用，故又称“官扇”。

古代的团扇，大多制作精美，以绘画、刺绣、缂丝、抽纱、烫花作扇面装饰，常画有山水楼台、草虫花鸟，绣有各色美丽图案。扇柄用材有湘妃竹、棕竹、梅竹、楠木、红木和牙骨等，贵重的配有宝石扇坠，是闺阁女子的常用之物。汉代至北宋，是团扇的盛行时期。唐刘禹锡《团扇歌》曰：“团扇复团扇，奉君清暑殿。秋风吹入庭，从此不相见。”杜牧写团扇美人：“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

折扇兴起，晚于团扇，始于宋代，由日本传入中国。有些折扇，扇骨选材十分讲究，有棕竹、湘妃竹、凤眼竹和黄花梨、紫檀、鸡翅木、楠木、檀香木，还有象牙和玳瑁做扇骨的。折扇用舒方便，明永乐帝命宫中工匠大量仿造，折扇一时成为时尚，明清时代十分盛行。折扇由扇骨、扇页和扇面三部分组成。以香料涂沫扇面的，叫香扇。可以藏在靴中，以备旅途中使用，叫靴扇。更有一种以各色漏纱为扇面，可以隔扇痴人的，叫睡郎扇。材质、制作方法和用途不同，折扇命名不一样。

扇面分绢质、宣纸两种，颜色为象牙白、珍珠白两种。文人骚客在上面或写或画。但到了元明清三朝，有些“潮人”开始创新，将扇面颜色“加工”成藏青色、红色、深蓝、黑色、金色。

清朝光绪年间，流行黑色折扇，当时杭州一家店就专门生产黑纸扇。因此有“苏白杭黑”的说法。他们选用浙江的桑皮纸做扇面。在上面反复涂抹一种柿漆，经过晾晒之后就成了黑色。而且不怕风吹雨淋。坊间有“一把扇子半把伞”之说。

扇子本是实用之物，却成了书画家表演的天地。明代中期，绘画书法开始由团扇转向折扇。明清的画扇高手，在折扇上画人物、画山水、画花卉，既风雅又实用。唐寅在折扇上画桃花，张灵配上半身美人，扇题为唐人崔护的名句：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。有些折扇，作为艺术品，收藏价值极高。

我国是“扇子王国”，古往今来，扇子名目繁多，千姿百态，与人们的生活有不解之缘。扇文化的演变中，杨秀为曹操“画扇误点成蝇”，王羲之为一老嫗题字卖扇等诸多经典故事，流传至今。



# 百花亭

《天仙配》人物 国画 钱新明



一直热爱读书。幼年时，家里有些半文言半白话的线装书，总是半懂不懂地拉起来就读。读得有趣有味。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，但在书本购买上，却总舍不得。是因为我喜欢看书，而他自己也喜欢。

初中时，常常跑到离家二三十里的集镇上买闲书看。都是小说之类。记得最清楚的一本是三十年代短篇小说集，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一些非常精彩的小小说，比如郁达夫的《迟桂花》、冰心的《斯人独憔悴》、老舍的《月牙儿》、鲁迅的《药》。尤其《月牙儿》与《药》非常打动我。也是自那以后，特别喜欢看悲剧小说。总觉得悲剧小说具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力量，入木三分，能够轻易地让人记住其中的人物，记住其中人物说过的话，记住主人翁最后的结局，使人沉迷沉醉。后来考入中专，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了，一有空就钻在学校阅览室里，在那里，我读了鲁迅先生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略》，读了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读了一本二战时期的小说《昨夜

●余芝灵

# 书卷多情似故人

二十多岁时，爱好古诗词，老祖宗的典籍不能忘。不但读诗词，也读评析，读注解。总觉得古诗词越嚼越有味。唐诗宋词写尽了千变万化的风骚。每日里只要闲下来，都会读几页。有时候，还会胡诌一首。那时候，全然不知道平仄。韵，凭直觉还稍稍懂一点，毕竟有拼音作底

子。三十多岁，发奋读中外的著名散文与散文诗，甚至中国古代散文，一篇一篇地精读。四十多岁时，爱上迟子建，路遥，贾平凹，莫言，余华，苏童……爱上卡夫卡，马尔克斯，村上春树，福克纳……有的人爱过了，复爱，有的人爱过了，后来遇上了

新的人，就弃之不顾。这期间，红楼梦又连着看了两遍，常读常新。曾在书店里办过一个借书卡，如饥似渴地阅读，怕辜负了大好时光。还是囫圇吞枣。不知道这么些年，到底吸收了哪些养分。

预期的目标。书还一直在读着。近年来，读书越来越杂，不是读某一文体，而是多种文体混杂着读。既读泰戈尔、纪伯伦的散文诗，也读培根读梭罗读卢梭读蒙田的随笔，还读弗洛伊德与尼采的哲学著作，读沈从文，读钱钟书，读李敬泽，还读严羽《沧浪诗话》，读张潮《幽梦影》，读苇岸《大地上的事情》。

电子书越来越多了。但我还是固执地喜欢读纸质的书卷，在夜的呼吸中，一点点地阅读。那样的时刻，所有的喧嚣都隐身不见。人安静得如一块岛屿，岛屿上是茂密的森林，一个小女孩漫步其中，日影如梦，花香四